

馬克思列寧主義 與農民問題

斯摩略克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4e

58

馬克思列寧主義與農民問題

斯摩略克 著

陳 山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 聯 書 店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

1951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53年9月北京第二版

1953年9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31''×43''1/32·39,000字·總字973·分字Q528

印數：20,001—35,000·定價2,400元

*

·發行者·
新華書店

И. СМОЛЯК
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本書是根據著者爲大連「實話報」所撰論文翻譯的。
原文無單行本。

譯者的話

本書是住在大連的蘇聯人伊凡·斯摩略克同志爲大連「實話報」特撰的稿子，中譯文曾於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八日連續發表。現在印爲單行本，譯文曾稍修訂，並加了幾條必要的譯註。李何、獨伊二同志發表在今年五月北京「人民日報」上的、關於蘇聯小集體農莊合併爲大集體農莊的通訊，可補充第四章的內容，故作爲附錄轉載在書末。

譯者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目次

3604/38

第一章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農民問題的意義及其解決的途徑	一
第二章	蘇維埃政權初期的俄羅斯農業	一四
第三章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實現	三一
第四章	蘇聯的集體農莊制度是正確解決農民問題的模範	四一
附錄	蘇聯大集體農莊	四七
	李何 獨伊 宅	

第一章 馬克思列寧主義論農民問題的意義

及其解決的途徑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百戰百勝的社會學說。它全面地研究一切的社會階級，研究這些階級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怎麼樣的階級在什麼時候發生，怎樣發生，它在現代社會中佔什麼地位，起怎麼樣的作用，在未來又將沿着怎樣的方向和怎樣去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現代社會最進步的階級——工人階級——的學說，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建設的學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地證明了現代社會正在向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方面發展，在這一歷史發展中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階級。

馬克思列寧主義用了很大的注意力來研究農民階級的歷史發展，來研究農民土地問題。同時，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是把農民土地問題看做個別的獨立的問題，而是看做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勝利問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看做消滅一切階級，消滅剝削和貧窮

現象的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農民問題已提出了基本的原則上的指示。他們提出了關於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的初步指示，提出了關於必須把無產階級革命同農民戰爭結合一起的初步指示。這就是說，在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時，在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進行鬥爭時，工人階級不是單獨的，而是同農民階級一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地預見到了：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後，小的個體農戶必將進行合作，就是說，必定聯合爲大規模的集體農莊。

列寧和斯大林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指示。他們在自己的關於農民土地問題的天才著作中，全面地說明了農民階級的歷史及其在社會主義以前各社會經濟形態中的地位。列寧和斯大林深刻地分析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各階段中，在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及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和鞏固以後，對待農民階級和對待農民的各個階層所採取的戰略與策略。他們堅決地駁斥了並揭露了對農民持冷淡態度的機會主義底反動本質，駁斥了並揭露了把農民一概列入反動集團的那種否定態度的反動本質。無論在俄國或其他國家，第二國際以及各色各樣敵視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流派底領

導者，都會採取這樣的態度。列寧和斯大林實現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的預言，把這一聯盟引向了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的勝利。

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列寧制訂了合作社計劃，這一計劃規定農民走到社會主義，而後再走到共產主義的道路。斯大林發展了列寧的合作社計劃，創立了農業集體化這一偉大的改造的理論。他提出並制訂了在階級鬥爭戰線上進攻富農的法則，確定了從限制與排擠農村富農的政策轉變為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底歷史時機。斯大林同志研究並解決了關於作為社會主義階段集體農莊最好形式的集體經濟組合形式的問題，關於作為技術改造和在組織上經濟上鞏固集體農莊的強大槓桿的農業機器站的問題。

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俄國農村中長期存在的引起農民痛苦破產的私有財產制度，被新的前所未見的集體農莊制度代替了。集體農莊制度打破歷史先例，替農民開拓了走向豐衣足食和文化生活的道路。斯大林同志解決了關於集體農莊進一步發展的道路，及在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中集體農莊轉變為農業公社的道路的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及蘇聯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所進行的極豐富的革命實踐，給現時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各人民民主國家底共產黨和工人黨以

確定方針的强大力量，給他們指出光明的前途，給全世界被壓迫農民指出擺脫地主和資本家長期奴役、擺脫貧窮和無權的道路。

作為革命政黨的共產黨，非常重視農民土地問題的解決。在過去，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俄國的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現在的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和馬克思主義底其他敵人，都不研究農民問題，冷淡地對待農民問題，就是說，非常不關心農民的命運。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農民問題是極端重要的課題。它不僅是全世界大多數的被壓迫階級的問題，並且是革命中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工人階級同盟者的問題。農民問題是變大多數被壓迫農民為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勝利時的同盟軍的問題。

農民的利益跟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是處於最尖銳的矛盾中。列寧和斯大林清楚地指出，社會主義以前農民的全部歷史，就是他們的走頭無路、貧困、無權、橫遭壓迫和慢性飢餓的歷史。斯大林同志在一九〇一年會這樣寫到了俄國的農民：

「呻吟叫苦的有因經常挨餓而浮腫了的俄國農民，他們被苛捐雜稅的重担弄得貧困不堪，他們受唯利是圖的資產者和『高貴的』地主任意宰割。」（「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斯大林同志在指出資本主義時代農民的狀況時寫道：「農民經濟按資本主義道路去發展，就是使農民發生最深刻的分化——在一個極端上形成巨大的大地產，在另一個極端上引起大眾貧困化。」（「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七八頁）

帝國主義使農民狀況發生特別猛烈的惡化。這從沙皇俄國農民的狀況和人民革命勝利前中國農民的狀況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從現代帝國主義國家農民的狀況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現時美國的地主、壟斷資本家和銀行家不上十萬人，但他們擁有的土地比五百萬個中小農民擁有的還多。全部農民約有一半破產了，喪失了自己的土地權，要向大私有者去租土地，經常欠着他們一大堆債務。許多到了山窮水盡的農民，不得不完全拋棄農業，大批大批地跑到城市裏找尋工作，補充到早已很龐大的失業隊伍中去。僅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這四年期間內，就有七百萬農人離開農業。現時，在美國三千萬個農民當中，自己的收入無法維持起碼生活的達二千萬人，其餘一千萬人則經常過着極貧困的生活。

列寧和斯大林指出，只有在現代社會最進步、最先進和最革命的階級——工人階級——領導之下，農民才可以擺脫貧窮。固然，在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還是有矛盾的。這

是兩個不同的階級，其中第一個階級所趨向的是社會主義，而第二個階級所趨向的是私有的商品資本主義。然而勞動農民也如工人一樣，關心消滅壓迫和剝削，關心社會能發展到使他們擺脫貧窮和愚昧的階段，就是說，勞動農民也關心社會能沿着社會主義方向去發展。所以說，工人階級與農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誠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除了前述可以克服的非對抗性的矛盾以外，「……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對於發展底根本問題還有着共同的利益，這種共同的利益遮蓋着矛盾，並且，無論如何是可以超過這種矛盾的，這種共同利益是工農聯盟底基礎」（「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一頁）。

同時，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農民階級本身不全是同一種羣衆，其中也有各種不同的階層。列寧和斯大林教導說，在我們所經歷着的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階段，工人階級要與整個農民階級結成聯盟，消滅專制的地主制度，然後與城鄉半無產階級分子，與勞動農民大衆結成同盟來推翻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由此可知，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各個革命階段，對待各個農民階級的態度是有分別的。這種態度表現在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對農民問題所提出的三個著名口號上。

布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準備和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採取的第一個戰略

口號是：工人階級聯合全體農民，反對沙皇和地主，中立資產階級。重要的是推開資產階級，不讓它的手抓住對勞動者、特別是對農民的領導權，使它在羣衆中孤立起來。

在帝國主義時代，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不能成爲領導者、領袖和指導者。它既然與封建主義及帝國主義勾結，便不僅不使勞動者得到解放，反而會使勞動者所受的壓迫更加難以忍受。在人民民主國家裏，工人階級在爲自身解放而進行鬥爭時，吸收了與帝國主義沒有聯系的民族資產階級來參加，這是因爲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正確地估計了這些國家的環境有若干獨特的地方。但在這些國家裏也只有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領袖。

在準備和實行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布爾什維克黨採用了第二個戰略口號：工人階級聯合貧農，反對城鄉資本主義者，中立中農。中立中農的意思不是孤立它，而是爭取對它的領導。

中農，按其性質說來是兩重性的。一方面，它是勞動者，不使用他人的勞動，而用自己的雙手耕種土地。它本身受着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壓迫。它擁護工人階級專政，反對剝削者。另一方面，它是私有財產者，是糧食出賣者，所以它也傾向於舊的、已經習慣了的東西，傾向於資本主義。中農堅決地走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在社會主義革

命時代，它是會動搖的。因此，中立中農這一任務的提出，如我們前面所已說過的，並不是孤立它，而是吸引它的較堅決的部分來積極參加革命，不讓資產階級有可能利用中農的動搖性而吸引中農的其他部分到自己階級方面去反對工人階級。

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和蘇維埃政權鞏固後，布爾什維克黨在鞏固和擴大社會主義革命成果時，以第三個戰略口號為指南：工人階級倚靠貧農，並與中農建立堅固的聯盟，一分鐘也不停止對富農的鬥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農親眼看到革命在消滅地主政權，在給農民土地，在消滅地主和富農的掠奪。中農大眾的情緒開始嚴重地轉向工人階級方面。從一九一八年秋天起，蘇聯的中農便開始堅固地支持蘇維埃政權。因此，一九一九年三月聯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便提出了與中農建立堅固聯盟的口號來代替中立中農的口號。

這樣一來，蘇聯工人階級便在農村中倚靠貧農，與中農保持堅固的聯盟，進行反對富農的鬥爭。在反對外國武裝干涉者和白匪的困難的內戰時期，中農積極地擁護蘇維埃。這對戰勝敵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農民問題上的這三個戰略口號，說明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只有擺脫了私有制束縛

的工人階級，才是始終如一地執行着消滅私有制，消滅各種剝削形式和消滅社會底階級區分這一政治路線的革命階級。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寫道：「只有天天成長壯大、永遠前進並不倦地爲美好的未來而鬥爭的階級才會始終是進步的，才能粉碎奴役的枷鎖。我們看到：不斷成長壯大、永遠前進並爲未來而鬥爭的唯一階級，就是城市和農村的無產階級。」（「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三二九頁）

農民階級的人數雖然很多，但它同落後的沒有前途的小生產聯結在一起。作爲階級的農民不是成長着，而是分化爲富農（資產階級）和貧農（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由於自己的小私有財產者的地位，農民便不像無產階級那樣熱心參加革命運動。由於自己的分散性，農民便較難組織起來。這樣一來，工人階級便是一切勞動者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領導者了。

因此，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不是什麼其他的聯盟，而是領導作用屬於工人階級的、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一種聯盟。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對於工農聯盟的任何其他一種理解，都是機會主義，孟什維主義和社會革命黨主義，無論叫作什麼都可以，只是不可

叫作馬克思主義，不可叫作列寧主義。」（「斯大林全集」，第一一卷，第九五頁）

其次，農民問題上的這三個戰略口號說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我們不要把農民階級看做一種什麼整體的、同一的東西，而應當看出農民中包括着幾個不同的階層：富農、中農和貧農。

富農在一定程度上關心消滅地主土地佔有制。富農可以和其他農民階層一起，在工人階級領導下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要消滅地主土地佔有制，解除富農對地主某些方面的依屬關係，而把中農和貧農完全交給富農去剝削。可是富農不僅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相反地，它要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富農希望保存生產資料私有制，爭取保存剝削制度，所以它也就力圖保存階級。

至於說到貧農，那末，它在各個革命階段上都是毫不動搖地跟着無產階級走的，它是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可靠支柱。

無論中農或貧農都懂得：農村發展底資本主義道路，便是各基本農民階層破產與貧窮，而剝削階級發財致富的道路。馬克思指出，「農民私有財產權，乃是直到現在爲止把農民交給資本統治的一種護身符。」農村中基本農民階層所非常關心的是農村能沿着

社會主義道路去發展，使他們擺脫貧窮與愚昧。可是如果說，貧農是無條件地立刻懂得這一點，那末，如前面所說的，中農在這問題上却是動搖不定的。工人階級的任務就在於打動勞動農民的心，幫助農民根絕私有財產的心理，帶領農民跟着自己走上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農業生產以及全部生活和風俗習慣的道路。社會主義在農村勝利之後，即隨着貧農和中農經濟聯合為集體農莊以後，所有集體農民都將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堅固支柱。至於說到富農階級，因為它繼續猛烈地反抗社會主義，所以要把它作為最後一個資本主義階級來消滅它，終止它的存在。

列寧、斯大林關於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的學說底力量，已經被俄國三次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勝利所證實了。在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工人階級領導的勞動者政權的人民民主國家裏，這種力量也已經得到了證實。建立在這種聯盟基礎上的各人民民主國家，依靠蘇聯的經驗，在蘇聯大公無私的幫助下，順利實現着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建立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列寧、斯大林的工農聯盟學說，是偉大中國人民及其英勇的共產黨為新生活而鬥爭的指導原則。中國現在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少數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任務是解決從資本

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任務●。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的各種各樣政治形式，其領導作用是屬於工人階級的。這些形式的本質都是一樣：即無產階級專政。其基礎便是作為最高原則的工農聯盟。

蘇聯存在着蘇維埃政權。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國家政權機關另有各種名稱：如國民議會，人民委員會等等。但是，儘管名稱不同（將來都可能改換），這一切機關都是工農政權的機關，它們是根據蘇聯政權機關的經驗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最高的最適合的國家形式。在人民民主國家的政權機關中有資產階級的代表，可是這絲毫也不能改變這一政權的實質。列寧指出，資產階級被剝奪選舉權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徵象。列寧寫道：「論到限制選舉權問題時，就應該研究俄國革命底特殊條件及其發展底特殊道路……如果預先擔保說，歐洲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必定是全部或大部分都要限制資產階級選舉權，那就會是錯誤的了。」（「列寧全集」，第三版，第